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良七

登仕郎 臣 章 安 撰 義

德經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御注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孰得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為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曰充塞無外賸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居其盈則窮矣  
大直若屈

御注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直不求其肆故若屈

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亦莫見其直而未始失其直

大巧若拙

御注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

臣義曰雕刻衆形未嘗有為也一無所為而巧成在物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為而莫觀其妙故若拙

大辯若訥

御注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辨小矣

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御注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於陰陽而不適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焉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暑為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雜神抱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為

天下正

天下有道者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注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真其田疇而已

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却走馬民務本而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曰強凌弱眾寡雖疆界不能正也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無五穀

弱寡者凌暴於強眾故不能正疆界則民失其所可知矣

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臣義曰不知足則其欲無窮故禍之至也

不可解

御注曰欲而得則人所欲也

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復發於衆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

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御注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

再撫四海之外致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臣義曰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

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

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

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物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臣義曰出則離靜而之動彌遠則不能求復其初出彌遠知彌少理在於是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注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魏龜乎其有

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臣義曰不離當體盡夫知見何俟出戶窺牖也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

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

為學日益

御注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人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臣義曰為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

為道日損

御注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日損遂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臣義曰為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御注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為以復道之體無不為以盡道之用故靜則聖動則王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

而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聖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為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為事也無事而事而復手無為故天下所以為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注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臣義曰聖人以無心為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為心故如鑑對形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以常為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注曰善否相非誠信相欺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皆本乎妄情妄見私為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元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心

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成也故所以為己則惻惻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記兩忘而閉其所舉渾然而已

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成也故所以為己則惻惻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記兩忘而閉其所舉渾然而已

臣義曰慄慄恐懼也聖人雖無常心而  
以道在天下及其應世未始不慄慄以為  
戒蓋有而為之不敢以易所以同民患也  
所以為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反朴復性  
同乎古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注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  
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觀故百  
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  
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養若保赤子而  
仁覆天下

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  
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  
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  
智巧所以返朴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自  
張與生俱生天機自止與死俱死者造  
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  
而不能自己者也出而為陽故為生入而  
為陰故為死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  
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神之出  
入而形有生死故曰出入生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御注曰與死生為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  
固未免乎累

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  
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十有三者  
鑿於形者有六履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  
淪於幽陰皆與之為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御注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  
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異擇

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則徇外  
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  
全生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  
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  
死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注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  
而忘身動之死地拊揚者相接也形殘者  
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  
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  
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  
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  
不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  
有形而以死生為累者也知其未嘗生未  
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為累者也  
惟其以死生為累故樂生而惡死以其樂  
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  
為有涯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御注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  
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懼故造物而不懼物莫



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亡則形蛻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出也不忤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其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遊乎一氣之混全方且以生為附贅垂疣以死為決疣潰靡則誰斬彼為形乎誰斬彼為生乎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為我之累矣為我之傷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十一

道生之

御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為

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羣有待之以生德畜之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畜於德物形之

御注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

勢成之

御注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所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臣義曰道為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則貴不足言也故道言尊德繼道之後而物莫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注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道不自尊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斲然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御注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械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道道冒萬物為萬物之與故物之出入生成作化覆彼孰有外乎道者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生則光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觀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為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為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制之迹無所見故為德之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御注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始也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也一者有名之始故為天下母氣之始者一也物之所自生有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得其母則知萬物為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生也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一

不可以不守能守一則身雖歿而神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注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執弊弊然以物為事

臣義曰兌悅於外則心有所之門開其出則神嚮於動其兌塞心致一也其門閉神致靜也心一神靜此所以守其母也守其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適而不自得何勤之

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

御注曰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臣義曰心悅於物物妄逐未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執甚焉以此喪精失靈夫何以救

見小曰明

御注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已故無不明

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

御注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臣義曰知以柔為守則知所以自勝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牧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為有而對物之無窮光用有盡而物為身殃是目道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介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溢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為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速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遠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精用以成富庶之俗則拘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御注曰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內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登仕郎 臣 章 去 撰 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二故能應變於無窮未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卿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